

## 崇明名花掇英

名花者,名贵花卉也。

现存的《崇明县志》,自明朝正德年起至民国止,三朝七代,各代县志的“物产”条,均有名花品种的记录。言之凿凿,确可信据的是崇明名花的种植,当有五百余年历史。

崇明从唐武德年起,历宋、元二朝,入明后迄正德,世系相传又十代,计八百余年,惜无正史可考。但据县志字缝间透出的信息,也可揣度,崇明名花种植史,不啻千年。

《崇明县志》各卷都提到,崇明自唐代起,就建有寺庙道观,宋代起,书院学堂也渐次出现。宋天圣三年,姚刘沙露出水面,后有“秦氏别业”。建中靖国初,又有三沙成陆,南宋名臣韩侂胄,张俊在此建庄。别业、庄,都是园林别墅,里面一定名花葱茏,枝叶扶疏。寺庙道观也必然花木苍翠,映阶旁砌。甚至官署的庭除槛畔,也是花木四时不断。如《雍正崇明县志》载:“雍正四年,今县张公见衙署内外倾塌不堪,慨然设法,自头门起至内衙,逐一次第修造,焕然改观,外下房一带,前后杂植花竹,春夏间紫绿万状,不异河阳花县。”

此外,崇明县志各卷“古迹”条,记万历之前,崇明确有“颂春亭”“观海楼”“贮月轩”以及“龙盘玉井”等十

二景,明代张元敏建“南溪草堂”,内有白华亭、东轩、乃吾庐、观海楼诸景,俨然一大园林。其时,定然花团锦簇也。

《崇明县志》所记名花,以雍正卷所举66种较为详尽,几乎涵盖明末王象晋的《群芳谱》,也可与清初陈淦子《花镜》媲美。现分条择其为人所熟者疏记之。

**牡丹 芍药 缠枝牡丹 高丽牡丹**

宋代陆佃《埤雅》称:“世谓牡丹为花王、芍药为花相。”宋代文学家李格非《洛阳名园记》:“洛中花甚多种,而独名牡丹为‘花王’。”崇明种养牡丹历史悠久,现崇明博物馆庭院中的百年牡丹,便是从川心街吴其泰先生家移栽而来。《雍正崇明县志》(下称《县志》)说:“芍药一名将离。亚于牡丹,种类极繁。浇灌少疏,花不能大。”《诗经·郑风·溱洧》篇唱道:“维士与女,伊其相谑,赠之以芍药。”两情相悦的青年男女,互诉爱慕,将要离别时,赠芍药以表情思。“将离”之名,大抵由此而来。《县志》缠枝牡丹条注:“花似西府海棠,较大,淡红色,蔓引竹屏。”高丽牡丹条注:“一名线穿牡丹,又名荷包牡丹。一梗横挂十余花,其形酷似小荷包。根即当归。”

**玉兰**

《县志》说:“有二种:木兰色紫,玉兰色白。其千叶者乃辛夷所接,先花后叶,初出苞长半寸,尖锐如笔头,故名木笔花。及开,则似莲花而小如盏,香微近兰。其瓣莹腻,不异脂肪,入米粉可作饴饯。今县张公朗玉轩前手植二株,春时烂漫若白燕丛栖,光映眉宇,洵他日之甘棠也。”

《花镜》提到“玉兰古名木兰”。玉兰花的文化内涵非常丰富。晋代作家成公绥著有《木兰赋》,唐人小说载,长安百姓家有木兰一株,王勃以五千金买之,经年花紫。王维辋川别业有“木兰”景。如今,白玉兰又是上海市市花。《县志》寥寥数语,说明三百年前的崇明对名花的认识已经非常科学了。

**海棠 秋海棠**

《县志》说,海棠“有西府、垂丝、铁梗诸名”。又说“秋海棠有红白二色,绿背、红背二种,又名断肠花。其花蜜渍贮藏,及冬春鲜艳如初”。

海棠也是文化气息浓烈的一种名花,南宋陈思的《海棠谱》,汇集名人诗句、杂录,赞美海棠花的丰姿。书中又说杜甫不写海棠诗,海棠才“为世所传”。这也是千年之谜,苏轼、王安石、杨万里都奇怪杜甫写了三千多首诗,独独没有咏过海棠。明代的徐石麒在《花慵月令》里怀疑说:“唐玄宗时,杨妃入宫,粉黛无色,而

濒海一卉(指海棠)独得比妍……予美生当其时,岂不知标榜一语?”但也无定论,只是说“有谓其讳母所名,理或然耳”。徐石麒还说:“相传昔有女子怀人不至,涕泪洒地,遂生此花。色如妇人,名断肠花。”

**水仙**

《县志》说,水仙“单瓣者名金盏银台,亦有密瓣者,色香无异而丰标少逊”。明代王世懋《学圃杂疏》说:“水仙以单瓣者为贵。出嘉定,短叶高花最佳种也。”王氏水仙出嘉定之说,我颇为不解。《正德崇明县志》就载水仙为崇明物产之一,王世懋生于1536年,晚正德30年,似不可信。又,《崇明县志》附录《崇明平民常识》“著名物产”条指出:“水仙花在北堡镇泥龙冈附近遍地栽种……销售上海也有名。”可见崇明水仙的种植史和知名度。

**玫瑰 蔷薇 月季 棣棠**

四者同属蔷薇科。《县志》玫瑰条注:“色紫而香,捣成扇器和糖作膏,入食品。”蔷薇条注:“黄白二色,黄者花大,尤贵。又有野蔷薇,单瓣而香,可以蒸露。”月季条注:“俗名月月红,花如蔷薇,四季俱开。”棣棠条注:“黄花,或绀作屏。”

**芙蓉 万寿芙蓉**

《县志》芙蓉注:“一名拒霜。有千叶、红、白、粉红,娇容三变诸种,池塘水畔植之。”万寿芙蓉注:“六七月开花,至冬方歇。有鹅黄、金黄二种,色甚丽。气味不堪嗅,有毒。”

芙蓉花,《本草纲目》亦称“拒霜”,因花艳如荷花,故有芙蓉,木莲之称。《说文解字》称“芙蓉花未发为‘萏萏’,已发为‘芙蓉’”。

**剪春罗 剪秋罗**

《县志》剪春罗注:“花如石菊而大。”剪秋罗注:“又名汉宫春。”

《花镜》称剪春罗亦名剪夏罗、剪红罗。多年生草本,花呈红色,入夏始开。《群芳谱》称剪秋罗亦称剪秋纱、汉宫秋,色深红,花瓣分数歧,八月间开。

此外,还有紫藤、紫薇、山茶、夜合、木槿、杜鹃、凌霄、石榴、腊梅、栀子花、玉簪花等等,可谓丰富多彩。《崇明县志稿·卷第三》中说,崇明的园艺,民国的时候,“最著名者,为堡镇西北乡王氏之槐荫花园,经营此业已三代,近更扩充,出品专销沪上……又有城桥邵氏经营之武陵农场,培植销售各种树苗为多;鲁巧镇一带农民兼营水仙花……可与别埠所产竞争市场”。由此可以想见当年虬枝古干,繁花似锦的情状。

一花一木总关情,无穷红艳烟尘里。名花种植的历史,崇明可以引以为傲。



金圣超 油画《老房》

## 伤害常会及时“赶到”

□ 北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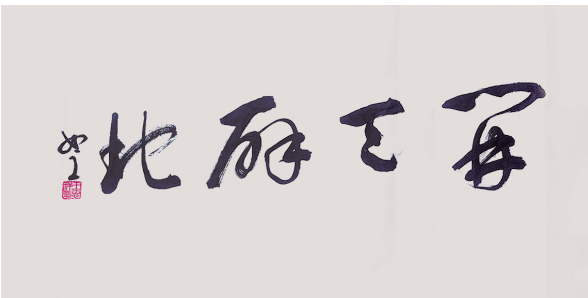
骨鲠在喉,难于忍受。鱼骨何以会刺进喉部?到底是因为不小心。要是有谁在吃鱼时有丝毫疏忽,鱼骨头就有可能会安插在喉咙口了,使得坐立不安。

疏忽只在一时之间,伤害却会及时“赶到”,这也是大家的经验。都说牙齿和舌头也会打架,那它们之间的架是怎么打起来的呢?或许你正在吃饭,在咀嚼,牙齿和舌头协调着,事情进行得很好。可是你突然间开了一个小差,或者跟人家说了一句话,自己的牙齿就狠狠地把自己的舌头咬着了,咬破了,开裂,流血,很疼。你一不小心,牙齿和舌头这对好朋友,就干了一仗,还挂了花。唇齿相依,可唇齿之间也常有牙齿咬破嘴唇的事件发生。

现代人行走,我说比古人辛苦了许多,原因之一是因为人们都喜欢待在楼宇之中,要高高在上。高

高在上就需要往上爬,爬一层一层的楼梯。爬上去了又得爬下来,也是要逐层逐层下。上下楼梯,一般情况下人们都会走得很流畅。可是如果什么时候你大意了,脚下就可能立刻乱了方寸,乱了套路,就要出状况了。这样的状况中,有可能是头破血流,有可能是骨折、骨裂,有可能是“骨碌碌”地从上头滚到底下,惨状始料不及。

由于不小心带来的伤害,何止上面说的这些。你仅仅是一不小心,伤害好似从天而降,非但来临的时间非常及时,有时受伤的程度还相当严重。所以,我们时常会听到爱你的人在唠叨似的叮咛:“小心点,小心点!”



王惠祥 书法《开天辟地》

工,不能和孩子、家人吃年夜饭的铁路工人,寒风中手指红肿皲裂的快递小哥,为苹果滞销掩面而泣的中年汉子……眼眶都有点湿漉漉。也会自嘲:咋如此多愁善感?以前坚信“流血流汗不流泪”,再苦再累咬咬牙就过去了,遇到生离死别的“坎”,努努力就跨过了。如今动辄就“怀旧”,念及那些过往事,很想说给谁听听,但知道这分明是“欲将心事付瑶琴,知音少,弦断有谁听”。

关于流泪,网称“泪奔”。如果眼泪像跑百米般“哗哗”流淌,看似汹涌却泪多无痕;真正的眼泪流在心里“点点滴滴在心头”。所以,年少时伤痛可能是眼泪制造器,有点阅历后情感才是威力强大的催泪剂。

观史上几个著名的“哭”,为情而泣皆为绝唱,以泪为器都属狡猾。“我是人间惆怅客,知君何事泪纵横,断肠声里忆平生”(出自《浣溪沙·残雪

凝辉冷画屏》)写下如此透彻句子的是个清朝满族正黄旗的“官二代”纳兰容若,因长期扈从康熙,在金銮殿见多了抹眼泪的皇亲贵族,对“泪”多有研究。唐初,39岁的诗人陈子昂随军出征,提了很多建议不被采纳,更遭遇几次败仗。后在某日登高写下著名《登幽州台歌》:“前不见古人,后不见来者。念天地之悠悠,独怆然而涕下。”这首诗成就了他“爱国诗人”称号。蔡邕哭董卓“知遇之恩”招来杀身之祸;秦朝孟姜女为其夫哭倒一片长城终成爱情典范;而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只为肃军纪,后又哭周瑜被旁人看穿:“汝气死周瑜,却又来吊孝,明欺东吴无人耶!”很多年后,风靡全国的手游《王者荣耀》将诸葛亮设计成一个“法师类英雄”,似乎也不无道理。

如今,爹妈虽离开却未远去。无人时就甭管“泪点”高低,别憋坏了。

## 思念二则

□ 金谷

(一)

多少记忆的浪花,  
跳跃在寂寞的阳台方寸。  
过去的日子,  
一串断线珍珠,  
滚落苦旅荒野,  
生长思念须根。  
越想忘记的越难抹去,  
记忆总在残叶声中、  
夕阳影里迭印。  
撩拨思念在岁月的弦上舞蹈,  
断续的梦影,  
朦胧或清晰。  
才欲弹拨当年遗留的广陵古琴,  
指上音符已滑入银汉涛声。  
啊!  
思念是火,思念是水,  
可望不可即,  
距离远远近近……

(二)

思念是一株生命的夜来香,  
在我拔节的思想里,  
悄悄生长。  
不经意间忽然开花,绽放  
记忆的芳香,  
浑不管风寒露冷。  
当那身影远扬,  
从我痛苦的凝眸中,  
命运便注定此生  
只能是太阳和月亮!  
唉!  
从远方思念远方,  
不知老之将至,  
身在沧海心老天山,  
情付流水斜阳。  
谁能读懂我的思念?  
一梦成讫。  
一生梦成一支桨,  
古老的冰凉。  
孔子梦周,  
庄生梦蝶,  
我的梦,  
与先哲的梦不一样。



曾放 篆刻《宁朴勿华》

## “泪点”问题

□ 陈茂生

近日,从“集报”中翻出2015年3月11日的《崇明报》,默诵其上小诗《如今爹妈不在了》,感悟天下伤心事莫过生离死别,于是揉揉眼熄灯睡觉,期盼梦中遇见爹妈。

近来“泪点”有越来越低趋势,有点不解也颇难为情。虽不像“怡红院”的公子小姐那样,吃饱喝足泪腺丰富,流泪只求贾母“关注”;也未达到听段古典音乐就眼眶湿润不能自持的感情素养。但看到CCTV《等着你》节目中那些襁褓之中被拐、走失、被卖而成年后苦苦寻亲的案例,鼻子会发酸;看到极度饥饿的难民孩子茫然无助的眼光,隔着屏幕也不敢直视;看到风雪中登高铲雪的老环卫